

## 伍冬瓊女士訪問記 — 伍冬瓊口述、李直方撰寫

伍冬瓊女士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開始擔任馮平山圖書館編目員，經歷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的艱難歲月。一九五六年重返接任館長。一九六零年底應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（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）之聘，出任新成立之亞洲圖書館館長，直至退休。二零零二年十二月，前任館長李直方在多倫多訪問伍女士。女士現年八十三歲，精神矍鑠，見李先生遠道而來，娓娓追述六十年前的往事。李先生原稿，經伍女士過目補充，故本文實在是一篇真實報導 -- 編者



伍冬瓊與李直方 (2002)

我於一九三七年在聖保羅女子中學（即現在的聖保羅男女中學）畢業。一九三八年進入香港大學中文系。當時系主任為許地山教授，教中國史，馬鑑教授教中國文學，陳君葆先生教翻譯。我住在港大對面，家境清貧，賴許、馬兩教授推薦，申請得英國文化協會（British Council）獎學金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開始，港大停課，我尚差半年畢業，後港大補頒戰時學位予我屆同學。中文系同屆有金應熙、劉殿爵、徐家祥、賴恬昌等。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香港淪陷。我兄長生病，嫂產子不久，母親不許我離港。我往訪馬教授，見他在寓所準備逃亡。陳君葆先生時任馮平山館長，被日軍留住，於是請當時無法離港的幾位親友和我幫忙。我就在這患難時刻與圖書館結下不解之緣。

在那三年多期間，陳館長命我為藏在馮館及鄧志昂中文學院的部份書籍編目。我只好速讀圖書館學各書，作無師自通的學習編目法，結果當然是錯漏百出。幸初時暫留在馮館的幾位同事，尤其是許地山夫人（許教授不幸于一九四一年夏逝世）給我極大的幫忙，很感謝他們。馬鑑教授藏在中文學院的書，也是我當時編目的，以經、史、子、集分類。（戰後該批書籍由美國 University of Virginia 購入，女士手寫目錄亦隨書送往。）

在香港淪陷前，廣州嶺南大學與南京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均已寄存在港大。後者的主事人原擬將該批善本寄往美國，以便保存。不料香港淪陷，書未寄出。幸這兩批和其他藏在馮館的書，日後都分別物歸原主。

日治期間，僱員以米支薪。劉弼亦於此時入館，（劉氏八十年代末已退休，仍在總館兼職，直至九零年代初逝世前夕。）一日，我在鄧志昂中文學院馬鑑教授辦公室整理其藏書，有一日軍巨大狼狗突然進入，對我注視良久，嚇得我不敢動彈，幸而它自動退出，退時並不掉頭，尾巴先出。這時期我又被調到梅夫人婦女會（Helena May Institute）內的

香港市民圖書館（在堅道對下的一段花園道）工作。一日往該館途中，一犬口銜嬰兒頭顱及衣服碎片，迎面走來，嚇得我魂飛魄散。在該處工作不久調回。

抗戰後期，盟軍飛機空襲香港，目標在今日金鐘一帶，但炸彈不時落在灣仔、中環、西環。舊館四面皆長窗，我無處可避，惟有躲在鋼書架旁樓梯底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中香港光復。盟軍登陸之日，我回馮館時見人拿着有「HKU」字樣的桌椅經過，知是從中文學院偷出的，趕到該院，仍有人在搬走傢具，連大書櫃也搬出。我電話請陳館長來鎮壓，彼命我勸止他們，云不用怕，因香港只有幾枝槍。我只有勸他們不要搬走書籍。傢具損失不少，幸好書籍卻保下來。

盟軍接管香港時，百廢待舉。高等法院的舊職員還未能回港，急需僱人暫代，當事人欲借我作翻譯，至舊職員回港時讓我回館。陳館長應允，但我回館時已另請別人。我茫然。出館漫無目的向東行，經合一堂下時，鐘聲忽響，使我記起《華僑日報》岑維休社長曾承諾聘我任翻譯，於是沿堅道下樓梯街至報館，即日上任。

一九五一年 Mrs. Dorothea Scott 任港大圖書館長，聘我回去在總館學習，親自指導我從排架做起。半年後派我到馮平山館作編目員。按馮館在開啟之前，已託新會景堂圖書館（該館亦為馮氏家族捐建）選購書籍及編入卡片式目錄。但開館後購入之書，則從未編目，直至我被 Mrs. Scott 派到館時，方請准兩館長將未編書籍照原用杜定友分類法，陸續編入目錄。一九五五至五六年間，港大保送我和另一同事李詠章小姐，同往英國讀圖書館學，該課程為期兩年，但港大只能資助一年，我在一年之後尚差一科方能修畢，幸獲准回港補考，卒能完成學業。

一九五六年，陳君葆先生退休，我接任馮平山館長。當時同事有劉國蓁、梁超文。館內卡片秀麗字體為兩人手書。戰前及戰時搜羅的期刊，原存於地庫，該處非常潮濕，經常開動三部抽濕機。我將期刊檢出，正式編目放入書庫。其時館事頗繁忙，總館加派一位能幹的編目員王遵侗女士相助。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四至十一日，我奉館長命往東京出席由日本國會圖書館與聯合國教育、科學及文化組織（UNESCO）合辦的印度、太平洋區國際交換刊物會議（Seminar o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in the Indo-Pacific Region）。參加的有來自十八個地區的三十四位代表。其中蘇聯、澳洲、臺灣、日本的代表和我（代表香港）五人被選為主席，分別主持每次會議。

一九五八年初美國國會圖書館東亞部主任 Dr. Edwin Beal 參觀馮館，詳詢我館組織、藏書、編目諸問題。彼回國後代我向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申請獎學金，讓我到北美各主要東亞圖書館參觀和實習。我得以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加州柏克萊（Berkeley）大學實習，並訪問哥倫比亞（Columbia）、耶魯（Yale）、哈佛（Harvard）、普林斯敦（Princeton）、

康奈爾（Cornell）、多倫多（Toronto）、芝加哥（Chicago）、密芝根（Michigan）、華盛頓（Washington）、史丹佛（Stanford）和夏威夷（Hawaii）各大學的東亞圖書館。其時在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（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）正擬開設亞洲圖書館，接到港大寄去關於我上述北美之行的報告，便要聘我作開荒牛。一九六零年底我應聘到該校創設亞洲圖書館並任館長，至一九八七年退休。

馮平山圖書館所藏《新安縣志》抄本，原本為葉靈鳳先生收藏。我向葉氏借來，由館員葉文抄錄。後該書由葉靈鳳先生捐與國內某圖書館。

我接任時圖書館地方已感不足，曾請馮氏家族捐款擴建，已獲接納，但林仰山教授（Prof. F.S. Drake）不欲破壞原貌，未有進行。後大學當局決定將馮平山圖書館併入新建的圖書館大樓，原館改為博物館。（案馮平山於一九六一年夏遷入大學圖書館）